

艾斯本遺稿

著 斯姆詹·利亨
譯 茹 楚

進學叢刊 11

進學書局印行

艾思本遺稿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THE ASPERN PAPERS
By Henry James
Translated by Chu Ju
COPYRIGHT © 1969
BY GRADUATE BOOK CO.
TAIPEI
REPUBLIC OF CHINA

艾思本遺稿

進學叢刊①

譯者	楚	茹
發行人	江	雄
出版者	進	學
發行所	進	學
	學	書
	局	局
	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00 號	
	郵政劃撥：1 4 3 8 0 號	
	電話：3 6 7 1 9 7	
特	價	1 5 元
初	版	中華民國 58 年 12 月 25 日
再	版	中華民國 60 年 3 月 1 日

有 版 權

內 政 部 登 記 證
內 版 台 業 字 第 1539 號

艾思本遺稿

第一章

我已經把蒲萊思太太當做心腹朋友；說老實話，沒有她我就很少有什麼進展，因為這檔子事中的絕妙主意都是從她友善的口裏說出的，是她快刀斬亂麻般想出了那條捷徑。那倒也不是說女人生性如此，像對那些鷄毛蒜皮般的小事，無所不知而又主意多端，善出點子——我可說的是實在在能派用場的計劃；不通我又覺得她們有時真能冒出一些不凡的構想——那是一個男人不願那樣去想的——因為城府深沉。「乾脆要她們收你作房客好了」——我本該想到這一點的，這話對我倒是大有幫助。我正想巧妙地迂迴探聽，看能用些什麼樣的手腕，才始能達成相識的目的，這時她便提出了這個巧妙的主意，說是先能住進去不就成了相識了。她其實對波家兩個女人知道

的並不比我多什麼，而我從倫敦得知的一些真情實事對她才真正是新聞哩。她們的芳名好多年以前，曾經和這世紀中最偉大的一些人名之一，纏在一起過，她們現在隱居在威尼斯一處偏僻的運河邊，一幢破落了的宮殿式建築中，過着節儉的生活，不和人來往，也沒人去探訪：我朋友對她們的印象大概如此。她自己在威尼斯定居已十五年，一向積德向善，卓有聲名；但她那份仁心善意並達不到那兩位羞怯、神秘和從而推測起來也無多大地位的美國女人（她們因為久居國外，想來早都連國籍也沒有了，何況她們的名字帶着濃厚的法國味），她們也無所求於人，並不希望別人的關切。在她定居後的早先幾年，她會去看過她們，但那一次真正見到的只是那位年紀小的，蒲萊思太太這樣稱呼那位姪女；雖然事實上我後來得知，她主要的是去探望兩人中那位年紀較大的。她聽說波安娜小姐病了，便疑心她境遇艱難；所以她是去那屋裏給與幫助的，要是真有了困難（美國人的困難），至少她將不會為這事感到心裏不安了。那位「年紀小的」在那間又大又冷，失去光澤的接待室，也就是屋子裏的正廳上接見她，廳裏鋪的是大理石，房頂上是些晦暗的大梁木。她竟爾連坐也沒有請她坐一下。這話令我洩氣，我就是希望先有得坐的人，我照實把這事說給蒲萊思太太聽。她反而奧妙地回答說：「啊，那是完全不同的；我是去施惠，而你是要去求惠，要是她們識大體的話，你會受到禮遇的。」她提議我先去看她們的房子——用她的平底船划我去那邊。我也告訴她我已經去看過五六次了；但我仍接受了她的邀請，因為能在那個地方蕩

舟令我開心。我在抵達威尼斯的第二天，就已去過那邊（我倫敦的那位朋友事先已經把那地點對我描述過，也是那位朋友把她們保管了那些遺稿的確實消息好心地告訴我的），當我一面盤算着活動的計劃，眼睛便緊盯着那個地點。傑佛瑞·艾思本從來沒有進去過我所知道的那個地方；但是由於某種迂迴曲折的關連，他說話的聲音似乎一直停留在那邊，餘音繚繞。

蒲萊思太太對於遺稿的事毫無所知，但她對我的好奇心很感興趣，她也本來就是關心她朋友的歡樂和哀傷的，然而當我們坐在她圓頂船蓬的平底船裏，向那邊滑行而去，兩邊遊動的船窗就框出了威尼斯那燦爛的景色，我也能看出她對我的入迷，對我一心一意固執地關心着那些遺稿的樣子，覺得很有意思。『人家將以為你是指望着在它們裏面找出宇宙之謎的答案來哩，』她說；我對這份指摘不表同意的的方法，只是回答說，假如在那個寶貴的答案與傑佛瑞·艾思本的一束信札之中，我只能挑選一樣時，我當然知道何者對我是較為貴重的賞賜。她假裝看不起他的才份，我也毫不費力的爲他辯護。人不須爲他的神辯護：人的神自身就是一項最好的辯護。何況，今日，在他受了相當長久的陰蔽之後，已早高踞在我們文學的天府之中，讓全世界來瞻仰；他就是照耀着我們走路的一道光輝。我所強調的是，無疑的他不是屬於女人的詩人：對這說法，她却輕易舉的答辯說，至少他曾經是屬於波安娜小姐的詩人。在英國時聽說她還活着，真令我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事；那就好像有人告訴我名女伶席唐絲，或者卡洛琳女王，或者那位著名的漢彌頓夫人

還活着是一樣的，在我看來她似乎是屬於已經死絕的一代的。「什麼，她必定好老了——至少一百歲，」我當時說；但是再算算歲歲，我發現她的壽命倒也不必一定要比普通入長過很多很多。只是她仍然還是成熟得非常早，她和傑佛瑞·艾思本的關係也是發生在她剛剛長成婦人的時候。「那正是她的託辭，」蒲萊思太太說，半認真地，可是多少又像她恥於用優美純正的威尼斯音調來作如此無謂的論辯。倒像一個女人真在作辯解確愛過那位神聖的詩人似的！他不止是他那個時代中最具才氣的人物之一（在那些年歲中，世紀依然年輕，正如大家所知，才智之士特多），同時也是最親切，最英俊的男人之一。

那位姪女，據蒲萊思太太的說法，年紀並不太大，她並大膽的猜測，她只是個姪孫女。這是可能的；我也只不過從我那位英國同好那裏獲知這事的，約翰·康諾他自己也所知有限，且又從未見過這對女人。這個世界如我所說已經認識了傑佛瑞·艾思本，但是康諾和我却認識他最多。今日，大眾都蜂擁着趕去他的神殿，但是他和我却自視爲那座神殿中的主持。我們都以爲，我想應該是公正的，我們對於紀念他比別的人做的都多，我們的做法是使他的一生更爲人所了解。他對我們是沒有什麼可以懼怕的，因爲對於真情他是沒有懼怕的理由的，在年代如此湮久的今日，我們的興趣也只想去發掘真情。他的英年早逝是他一生唯一難解的一點，除非波安娜小姐手裏的遺稿能從他執拗的一面透露出另些真相來。在一八一五年前後有人以爲他曾「待她很不好」，

就如同倫敦的人所說，那和以前有人以爲他曾用同樣的方法『虧待』過另外好幾位女士是同樣情形。這一類的事例，康諾和我曾一一去調查過，而且我們也都能絕無偏心地把人家說他卑鄙的行爲洗刷清白。也許我對他的看法，比我的朋友要來得更爲寬大些；總而言之，這並無不對，在我看來，在那樣的環境中，沒有人能比他的行爲更爲正直的了。那種環境幾乎永遠是棘手的。放肆一點說，他那個時代裏就有半數的女人曾經不擇手段的來追求他，而且由於這種有害的風尚，很多的紛擾，有些且是嚴重的，就接踵而至，從無冷場。他並不是屬於女人的詩人，就像我和蒲萊思太太說過的，以他現在擁有聲譽的形勢來看；但是當男人說話的音調和他唱歌一般樣時，情形却又不同了。他那種聲調，由各方面證實，都說是從未聽過的甜蜜。『奧甫斯和那些密南黛（註）就是這樣吧！』當我初次翻閱他的信件，我不由脫口而出叫出這樣的感嘆。幾幾乎所有那些密南黛都是不講理的，她們很多且令人難以忍受；簡單一句話，我覺得我要是在他的地位（假如我能想像自己在那樣的一種地位的話！）我是不會有他那樣懇切和那樣體貼人的。

這當然是奇怪不過的，我也不想打岔來作解釋，所以這樣看來我們在這方面，前所調查的範圍，全是在和死人與幽靈打交道，聽到的僅是回音中的一些回音，那個活生生的資料來源，依然在我們這個時代裏眷戀着餘生的，反倒沒有受到我們理睬。根據我們的想法，凡是艾思本的同代人該都已經過世；我們再不能見到一對爲他所注視過的眼睛，或是透過他撫摸過的老年人之手，

去獲得一份接觸之感了。然而本認爲早已最先死去的可憐的波安娜小姐，反倒只有她是活着在世，幾個月來我們仔細討論，我們沒有早些找到她的這樁怪事，我們大致的解釋就是她太隱秘了。這位可憐的女士大體說來是有理由那樣做的。但爲我們所未料想到的，却是竟能隱秘到如此程度，且是在這十九世紀的後半期——這個報紙，訪問記者，攝影和電報的時代。而且她並未費什麼心機來做這事：她沒有把自己藏在一處無法發現的場所；她仍大膽地定居在一所品類雜呈的城市之中，我們所能看出她之安然無事的唯一秘密，就是威尼斯藏有如此之多比她更爲吸引人的珍品奇人。而且成全她的多少有着些不湊巧的成份在內。就拿蒲萊思太太這事作例子吧，她就從未對我提起她過，雖然五年以前，我曾在威尼斯——可以說是和她朝夕相見——呆了三個星期。蒲萊思太太也很少和別人提這事；她好像幾乎忘過她的存在了。當然她並不負有編輯的責任。但要說她是住在外國，所以這位老太婆才躲過了我們的耳目，那也是解釋不通的，因爲爲了調查，我們會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（不止是用通訊的方法，並且是親身去查詢）到過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，其實以艾思本的豐富經歷來說，在這些國度裏他打發的光陰是少之又少的，至於他在英國那一段極重要的居留，我們當然是更不會放過的了。我們欣慰的是，至少在我們所有的出版物中（有人

註：奧甫斯 (Orpheus) 希臘神話中豎琴的名家，他彈的琴甚至能感動木石。密南黛 (Maenad) 則爲酒神 Bacchus 的女祭司。

以爲，我也相信，我們是做得過火了些）關於與波安娜小姐的關係，我們却只輕輕帶過，並且也用最審慎的態度。說也奇怪，即使我們有了那些資料（我們常常奇怪，這事會有什麼結果），這一段插曲也將是最難處理的了。

平底船停住了，那所古老宮殿式住宅就在眼前；擁有這類房屋的階級，在威尼斯就算家產蕩然，姓氏却是永遠顯赫的。『多麼可愛啊！那種蒼老而又粉紅的色澤！』我的同伴驚叫着；這種說法含義深遠，却也最爲恰合。這房子本也不算太老，只不過二、三百年光景；它那副神態，說是破爛，倒還不如說是默默地沮喪着來得適切多了，它宛如是在緬念它一生的經歷。但是它那寬敞的正面，有一座和最重要的一層，也就是正廳，齊寬的石砌陽臺，再配着各式各樣的壁柱和拱門，却是顯得匠心獨運，非比尋常；而很久以前被敷刷在牆隙間的灰泥，在四月的下午便呈現着薔薇般的色澤。房子俯視着一條清澈，淒清和人跡稀少的運河，河兩岸都有一條狹隘的堤岸，或算是便道。『我不知道是爲什麼——都沒有磚砌的山形牆，』蒲萊思太太說，『不過這一角以前我總覺得，似乎荷蘭風味比意大利風味來得多些，所以更像阿姆斯特坦而不太像威尼斯。這裏的清淨自有它的理由在，但却帶着點邪氣；你雖然可以步行走過去，但絕少有人想那樣做過。這裏有着新教徒禮拜日時的那種氣氛。或許人們都怕波家的兩個女人。我恐怕她們都成了聞名的女巫了。』

我忘記了對這話我作了什麼樣的答覆——我是專心去想另外兩個念頭了。第一就是假如這位

老女人能住在這麼寬大這麼堂皇的屋子裏，境況不會太糟，所以即使有了機會也不想騰出兩間房間來出租的。我把這個想法和蒲萊思太太說了，她給我的回答也頗有道理。『假如她不是住在一所大房子裏，想她有房間空出來不成了多餘的事了嗎？假如她不是住得很寬裕，你也就缺乏接近她的理由了。何況這裏的一所大住宅，尤其是在這個偏僻的區域，根本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；這和境遇艱難是一點也不牴觸的。這些破爛的宮殿式住宅，你要是找在偏僻的處所，每年花上五先令就可以了。至於住在這些宮殿式房舍中的人——不，等到你考察過威尼斯的社會，懂得和我一般多時，你還是無法想像他們家庭中悲慘的程度。他們簡直無以為生，因為他們都一無所有地活着。』我另外想起的一個念頭是關聯着那堵空白的高牆的，那堵牆似乎圍繞着那房子旁邊的一大片土地，我稱這堵牆是空白的，但其實牆上佈滿了斑痕裂縫，足使畫家也為之側目，那是一片片修補過的裂口，一搭搭碎裂的灰泥，和那些鬆落而冒出的磚塊，隨着時間已轉成粉紅色的了；還有幾棵稀疏的樹木，和着一些東倒西歪的棚架上的支柱橫竿，顯露在牆頂之上。那地方是一所花園，顯然為這所房子所有。我突然想到，假如這所花園為那房子所有，我便可以有藉口了。

我和蒲萊思太太坐在那裏，從我們船艙的陽篷中觀望着外面的這一切（威尼斯那金黃色的光輝正籠罩在上面），她問我是不是想進去，她在外面等我，或者下次再來。起初我下不了決心——這無疑的是我太優柔寡斷了。我還是在考慮我或許能再找個立腳點，我怕遭遇失敗，因為那

樣一來，我和我的同伴說，我這把弓就再沒有第二支箭好用了。『爲什麼沒有第二支箭呢？』她追問說，我正猶豫不決地考慮着這事；她又希望知道爲什麼我不在現在，在須費盡心機住進那屋裏以前（畢竟就算如願住進去了，也可能是很不好受的），想個方法乾脆出個價錢給她們一筆現款。那樣我可能就會得那些稿件而毋須夜裏睡不着了。

『親愛的夫人，』我大聲說，『原諒我性急說話欠委婉，我可但願您千萬別提那件事（當然這事是由我和你說出的），就是促使我乞助於您的巧計的那件事啊。那個老太婆就不願談那些信札；那是屬於私人的，關係親密而微妙，她又沒有現代頭腦，天可憐見！我要是先露出口氣，一準就會把這事全盤弄糟了。我只能使她不作提防的時候才可得到那些遺稿，而我要使她不作提防又只有用灌迷湯的外交手腕。所以我唯一的機會就是口是心非裝僞善。這樣做我也並不舒服，但是爲了傑佛瑞·艾思本，再絕的事我也幹的。首先我必須和她一起用茶；然後再慢慢探索主題。』我又把約翰·康諾寫信給她所得的結果再說了一遍。他的第一封信是根本未被理睬，第二封信得到那位侄女的答覆，總共六行，且很不客氣。『波安娜小姐要她代爲聲明，她猜不出他來打擾她們是什麼意思。她們並無艾思本先生的遺稿，即使有的話她們無論怎樣也絕不想拿給別人看。她對他所說的話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所以懇請他別再煩擾她。』我當然不想再碰見這種事。

『那末，』蒲萊思太太過了一會才急躁地說，『或許她們根本就沒有他的什麼遺稿。如果她

們一口否認，你又如何拿得穩？」

「約翰·康諾算準有的，這可說來話長，要我向你解釋他的堅信，或者他那非常有力的推斷——有力到足以對抗那位老好人自有道理的謊言—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。此外，他從那位姪女信中那句不打自招的話上得益非少。」

「不打自招？」

「她稱呼他爲「艾思本先生。」」

「我看不出那能證明什麼。」

「證明親密，並且是暗示着那種保管有紀念品和遺物的親密。我無法告訴你「先生」一辭使我如何激動——又如何在此間的鴻溝上架起橋樑，使我們的英雄人物靠近着我——我也無法說出那是如何增強了我要見波安娜的慾望。你不會稱莎士比亞爲「先生」的。」

「假如我有一個盒子裝滿了他的信札，我現在不就也會那樣稱呼嗎？」

「正是這話，假如他曾經是你的愛人，而又有人想要那些信件！」於是我又補充說，約翰·康諾本就有着很大信心的，而波小姐那種說話的語氣也就更使他深信無疑，所以他很想爲這事親來威尼斯，要不是他顧慮着其中有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很難把他寫過信給她們的事推個一乾二淨，而且就算裝痴作呆改名換姓，那兩位老女人會對這事起疑是毫無疑問的。假如她們果真直截

了當問他是不是和她們通過信的人，要當面撒謊總是件尷尬的事；因此我有幸沒纏在這樁事裏。我是新手，無須撒謊就可否認。」

「不過你也得改名換姓才好，」蒲萊思太太說。「波安娜雖然儘可能過着隱居的生活，但她仍舊可能聽見過艾思本先生那些編輯人的事；或許她手上就有你出版的東西。」

「我已經想到這點了，」我一面答話，一面就去口袋中抽出一張名片，名片上整整齊齊的印着一個非我所有的名字。

「你倒真肯花錢；你寫上一個不就好了！」我的同伴說。

「這樣看起來更逼真。」

「當然，你是準備好非達目的不可了！但是對於你的信件倒是個難題啊！你用那個假名就到不了手了。」

「我那位銀行家會代收那些信件的，我可以每天去取。那樣我也可以散散步。」

「那你就光只依賴他們了？」蒲萊思太太問。「你不來看我了嗎？」

「啊，你將離開威尼斯去避暑了，這期間恐怕很難有什麼結果哩。我是準備整個夏天泡下去的——甚至還泡得更久些，你或許會說！但這段時間裏，約翰·康諾會大量的寫信給我，用我的假名，請女房東轉交的。」

「她會認出他的筆跡，」我的同伴提醒說。

「信封上的筆跡他可以裝假的。」

「哈，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！但是就算你會說你並非康諾先生本人，她們不也可能還是要疑心你就是他的密使嗎？」

「當然，所以我想如要躲過那一關只有一個辦法了。」

「大約是個什麼樣的法子呢？」

我猶豫了一下，「向那姪女調情。」

「啊，」蒲萊思太太大聲說：「等你見到她再說吧！」

第二章

「我必須整理這所花園——我必須整理這所花園，」五分鐘以後，我等在樓上那間長而陰暗的正廳裏時，我這樣自語着，廳裏那光場場的人造大理石地面，在關上的百葉窗的隙縫中閃着濛濛的微光。這地方使人產生深刻的印象，但却顯得淒涼而令人生畏。蒲萊思太太已經把船灑了開去，和我約好半小時以後在附近的一處渡頭與我會合；我拉過門鈴上那根生鏽的鐵絲後，已被一位紅頭髮，雪白臉兒的瘦小女傭讓進屋內，女傭很年輕，且不難看，腳上拖着雙踢躡作響的木

屐，肩上圍了條兼作頭巾的披肩。起初她雖從樓上的窗子裏向我俯視過，一面還盤問着我，在表示好客之道以前，在意大利這本是無可避免的事，但是在這番手續之後，她本可以拉動通常裝置在上面的那架吱吱尖叫的滑輪，把門打開就算了，然而她還是露出不甘心的樣子。雖然我喜歡古風，我想我該喜歡這一套才對，但是這種中古時代的遺風，通常還是使我感到惱火；只是我已下定決心要表現出和藹的樣子，所以我從口袋中拿出我那張假名片，一面微笑着高高地向她舉上去。宛如那是張符咒似的。果然確實有效，我的譬喻沒錯，這張名片把她一路招了下來。我懇求她把名片遞交她女主人，名片上先已用意大利文寫了這樣的句子，『能否請您抽空賜見一位美國文士？』這位瘦小的女傭並無敵意，所以我想就算這樣或許也可說是略有收穫了。她赧然地微笑着，露出既驚又喜的樣子。我看出我的到來確是一件大事，因為在這幢房子裏是很少有人來探訪的，而她却是個喜歡有客人來往的地方的人。當她在我身後推上那扇厚重的大門時，我感到我在這城堡中已有了立腳點。她拍達拍達地走過那間潮濕，堅硬的穿堂，我也跟着她爬上那磴高高的階級——似乎像是還要來得堅硬些——却沒有得到她的邀請。我想她的意思是要我在下面等她，那可非我所願，我在正廳裏站好了位置，她就在遠遠的一端閃進了一處看不透的別室去了。我觀察着這個地方，心砰砰地跳着，有如我是進了齒科診療室一樣。這間大廳顯得幽暗而莊嚴，但它所以有這份特色，幾乎全得歸功於它那堂皇的形式，和那些建築華麗的門扉——所有各室的門扉

也都一般高大雄偉——這些門戶通往各色各樣的房間，間隔着一排排列在兩邊。門額上又都油漆着盾形花紋，時間已久，已經褪色，門與門之間的空白處，都懸掛着棕褐色的圖畫，裝在破舊的畫框裏，照我看來那些畫都並無足觀。這副莊嚴幽暗的景象中，再除了幾張蒙了草墊的椅子，靠牆擺着，其他裝點門面的東西便一無所有了。這所大廳顯然除了作為過道就從來沒有使用過，甚至連作過道的次數也都不多。我要附帶說一下，這個時候女傭閃避進去的那扇門又再度打開了，我的眼睛也已習慣於這些薄弱的光線。

我並無意用我剛才私下裏說的話，來表示我要整理纏在窗子下面圍牆中的那片土地，但是從遠處越過那片堅硬而閃光的地板向我走來的女人，當我也急促地迎向她去並大聲說着話，她一聽了我的語調，可能就猜想個差不多了，我說的當然是意大利語：『這所花園，這所花園——請告訴我吧，這園子定該是您的了！』

她突然停了下來，驚奇地對我看着；然後，『這裏沒有東西是我的，』她用英語冷漠而陰鬱地回說道。

『啊，您是英國人；那太好了！』我天真地說。『不過這園子一準是屬於這所房子的了？』
『是的，但這所房子並不屬我所有。』她是一個瘦長個子而面色蒼白的女人，顯然穿在身上的是一襲顏色暗淡的晨褸，她說起話來溫和而平板。她沒有請我坐下，就和多少年以前（假如她